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二十回 達觀師兵解釋厄 魏進忠應選入宮

詩曰：堪歎人生似落花，隨風飄泊向天涯。
蜂鬚逐片過籬落，燕嘴持香拂絳紗。
爭勝爭強皆敗局，圖王圖伯總搏沙。
試將佛眼摩挲看，若個回頭認故家。

話說萬曆年間，皇上聖慈，太子仁孝，宮闈和洽，萬國熙恬。不意有一等不安分的人，妄生事端，以圖非望，密探宮闈之事，造成毀謗之書，名之曰《優厄竊議》，專用那不明不白的私語砌湊成書。就是皇上枕席間的蜜語，也都載在上面，大都如漢梁王、晉賈後的故事，意欲蒙蔽聖聽，搖撼東宮。不知用何術，一時間六宮內苑並在京文武大小各衙門，俱散一本，內外俱遍。神宗見了，天威震怒，即刻發出旨來，著錦衣衛即速緝獲妖人。

其中又有一等奸黨，謀欲嫁禍於東林諸賢，如侍郎顧憲成、吏部於玉立、順天府學教授劉永澄等二□餘人，皆坐名排陷，拿赴法司刑訊。家眷都著人看守。次相沈龍江不能解救，是夜優疑不決，不能安寢，只在廊下兩頭走來走去，總無策可救。忽聽後面喧嘩，心中疑惑。不喚家人，止著使女提燈同到後面堂屋內。再細聽時，卻是後邊空院內畜的鵝鴨聲喧，便叫女使開了門來看，並無一人。親自提燈照時，只見牆腳下堆著許多板片。取起塊看時，就是那妖書的印板。心中大駭，也不言，著忙叫女使喚起眾丫頭、養娘來，齊把些板都搬到廚下，命眾人仍舊去睡。他親同夫人到廚下，一塊塊都壁得粉碎，架起火來盡皆燒燬，把灰俱拋在井中。關好門回來，優疑不寧，坐以待旦。家人等總不知道。

將至天明，忽聽得外面嘈嚷，擁進了許多人來，乃是東廠股太監領著人來搜板的。翻箱倒籠，掘地通溝，止有相公並夫人身上不好搜，其餘侍妾、家姬、男婦等，皆遍身搜過，並無影響纔去。這正是天佑正人，故此預先知覺，不然若搜出板來，怎免得殺身滅族之禍！正是：

天網恢恢不可欺，豈容奸黨設危機。
聖朝福祿齊天地，笑殺愚人空妄為。

再說股增光自西山回來，鬱鬱不樂，不知有何業障。正在躊躇，只見家人來報導：「朝中有作妖書的事發，在錦衣衛訪拿，各文武大小衙門都閉了門，連街上行人都少了。」增光聽了，忙叫人四外探信。去不多時，回來道：「昨晚妖書不知從何而來，一時內外都散遍了。內裡傳說是沈相爺知道，清晨東廠就領人去把私宅圍住，搜了一遍，毫無影形。又將侍郎顧爺、吏部於爺都拿送法司，用兵看守家眷。今早又東廠上本說：『錦衣衛周爺同達觀老爺做的。』」此刻旨尚未下，凡一切山人、墨客、醫卜、星相人等，俱拿下東廠監禁。家家關門閉戶的了。」增光聽了，大驚失色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達觀師說的業障，想即是此。周家慶是我至親，他平日與鄭皇親有隙，如今把這事坐害他，必至身家不保！諒那班人怎肯饒我！」忙叫：「眾門客快走，眾家人速去逃命，家中財物是拿得的你們只管拿去。」吩咐眾內眷姬妾等：「可速向親戚家躲避，不可遲延，如今我也是沒命的了。」一家人哭哭啼啼的亂竄。

正自慌亂，只見外面兵馬司早領了兵丁進來。股增光見勢頭不好，跑去投井，被眾兵捉住。兵馬司道：「年兄差了，這事毫無影響，難道就獨坐在你身上麼？還須到法司裡辨白，何須便尋短見？」兵馬司見眾人亂搶財物，忙禁止道：「我們奉旨拿人，不許騷擾，驚壞了女眷。」即用封條封了內宅，著兵丁看守，並將眾門客都鎖了，隨股增光跟在馬後，同到北鎮撫司來交割。兵馬司去了，兵校等已將周家慶一干人犯都拿到了。問官立刻升堂，校尉將眾人押進來，真個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但只見：

紫羅徽壁，紅緞桌圍。正中間額篆真金，四下裡簾垂斑竹。官僚整肅，香案上高供聖旨一通；侍從威嚴，宣牌內大書低聲二字。公堂凜凜若閻羅，押獄森森如鬼判。壞眉吏卒，手持鐵鎖貌猙獰；豎目押牢，身倚沉枷威赫奕。嚴霜飛筆底，皓日見中天。聚來一陣虎狼，塑就滿堂神道。正是軍民生死路，果然官吏攝魂台。

那鎮撫司掌刑官立在香案東首，眾校尉將眾犯帶到丹墀下，將駕帖朗誦一遍，先打四□御棍。校尉動手將周家慶等捆起。因他是本衙正官，打了個出頭棍子，未曾重傷。打完請過旨去，問官纔坐下。兩邊吆喝一聲，掌刑官問道：「汝等串同妖僧，妄造妖書，謀危社稷，可實供來！」周家慶道：「犯官係元勳世爵，世受國恩，有何不足，卻要去做這非分之事？有何憑據，是誰首告，須叫他來對質。」問官道：「是奉旨搜出指板拿問的，那有告首！」家慶道：「無賊不拷賊，既無質證，怎見得是犯官妄造的？」問官道：「你結交妖僧，可是有的？」家慶道：「結交達觀，何止犯官一人，凡在京勳戚大臣、文武大小各官，俱與他交好。就是太后，也常賜錢糧衣食，請問官大人詳察！」問官道：「股增光！你既是孔門弟子，為何不守學規，也結黨生事，訛謗朝政？周家慶與你表裡為奸，可是有的？」股增光道：「生員素性不羈，結交仕宦有之，並不敢妄為非分。今雖奉旨勒問，必有對質。」問官道：「胡說！奉旨拷問，有甚對質！」叫左右夾起來。夾了，又打上三□棍，把個股增光夾得死而復生者再。周家慶道：「既無首告，又無證據，這『三字獄』豈是聖上的本意？不過是些奸黨要做害我們，就死也無從招處。」問官道：「你且不要傲強，且收監，等拿到妖僧再問。」校尉將人犯帶去收了監。

問官纔退了堂，只見門上人報導：「東廠差人來請老爺說話。」鎮撫司不敢稍遲，忙上馬來到股太監私宅。上班引到書房內，相見坐下。茶畢，股太監道：「你勘問妖書的事怎樣了？」鎮撫司道：「周家慶、股增光已拿來刑訊過一次，他們俱說既無首告，又無證據，不肯招認。如今寄在監裡，等拿到達觀再三面對理。」股太監道：「咱正為這事請你來商議。早間二陳對咱說：『達觀在京交結的官宦極多，連咱們內相也多與他交結，拿來時恐和尚夾急了，亂扳出來，反多不便。』你拿到他，只收在監裡，不必拷問。只將周家慶、股增光著實拷打，問他要主使之人就是了。須先把他兩家家眷拿來，重刑拷問，婦人們受不得刑，自然招出。」鎮撫司不敢違拗，只得唯唯而應。股太監又把從人喝退，走下來附耳說道：「只要他們扳出老沈一黨的人來便罷。」鎮撫司點頭受意，別了。上馬回家，尚未坐定，忽門上進來回道：「東宮李公公來了。」鎮撫司忙出來迎到廳上，禮畢，請坐。李太監道：「後面坐罷。」遂攜手到書房長，道：「小爺有旨。」鎮撫司便跪下聽宣。李太監道：「小爺著你勘問周家慶等，只宜寬緩，不許威逼，亂扳朝臣，妄害無軸。」鎮撫司叩頭領旨，李太監去了。那官兒行坐不安，好生難處。

到晚間，公子回來，見父親納悶，便問道：「爹為何著惱？」官兒道：「昨日奉旨審妖書的事，周家慶、股增光今日夾打了，都不肯招，等拿了達觀來對審。」他兒子雖是個武學，卻頗通文墨，遂說道：「這事原無影響，怎麼認得？有何憑據？況是滅族的大罪，他怎肯輕認？」官兒道：「旨上是結交妖僧，妄造謗書，謀危社稷，非同小可。」公子道：「若說達觀結交，豈止周家慶一個，滿朝文武，□有七八，就是內臣，也無一個不與他來往。至於股增光，平日好結交仕宦，任俠使氣，到是個仗義疏財的豪傑。如今獨坐在他二人身上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官兒道：「早起勘問回來，廠裡股太監請我去說，叫不要把達觀動刑，恐打急了要扳出他們內相來，只監著他。又叫要他們扳出沈相公來。」公子道：「是了，這事有因了。周家慶原與鄭皇親有隙，欲借此事陷害他，便好一網打盡東林諸賢，意在搖撼東宮。殊不知今上聖慈，太子仁孝，且有中宮娘娘在內保護，東宮定然無事。只是這班畜生，用心何其太毒！」官兒道：「股太監還叫先把家眷拿來拷問，自然招認。我纔到家，李太監又來傳東宮的旨意，叫不許威逼，恐妄扳朝臣，波及無軀。」公子道：「皇太子這纔是聖明之主，處此危疑之時，猶恐妄害平人。如今有個善處之道：他既叫不要拷問達觀，爹爹樂得做人情，竟把兩家的女眷拿來審問一番，具過由堂覆本上去。等皇上批到法司去審，就與我們無干了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官兒道：「老周的夫人是我的表親，怎好拷打？」公子道：「事不由己，若不刑訊，如何覆旨？恐奸人又要從中下石，反惹

火燒身。只消吩咐手下人，用刑時略見個意兒就是了。」官兒點頭道：「此言有理。」

次早差人去拿兩家的家眷，不許騷擾。校尉都解到了。官兒升堂，帶上週家慶的奔妾四人，老母七□餘歲，幼子三齡。殷增光奄妾三人，只一女纔□四歲。鎮撫司將兩家的老母、幼子、弱女俱令還家，只把兩人的奔妾提上堂來聽審。兩旁一聲吆喝，眾人早已魂飛天外了。但只見一個個：

面如浮土，腿似篩糠。伏地倒階，急雨打殘嬌菡萏；心驚膽顫，猛風吹倒敗芙蓉。青絲髮亂繫麻繩，白粉頸盡拴鐵鎖。鞭笞方下，血流遍地滾紅泳；棍杖初施，肉濺滿墀飛碎雨。涕淚滂沱，杜宇月中惑怨血；啼聲婉轉，老鶯枝上送殘春。梁園風雨飛惡，狼藉殘紅襯馬啼。

這幾個婦女都是富貴家嬌豔，怎禁得這般挫折，雖是用刑從輕，正是舉手不容情，略動動手，就是個半死。起初還叫號哀痛，後來便沒氣了，隨人擺佈不動。堂上的傷心慘目，堂下的目擊心酸。鎮撫司問了幾句口供，隨意改竄，將婦女們收監，仍吩咐禁子不許作賤，聽各家送鋪蓋飯食，不許懸阻索銀。回來與兒子計較，上本覆旨。

不日批下來道：「眾犯不肯招認，著三法司嚴審定擬，毋得妄及無軸，欽此！」這真是聖明天子，萬物皆春，只這一句，便救了多少性命。鎮撫司卸了肩。次日法司會集，齊赴午門會審。校尉提到犯人跪下。刑部問道：「你等妄造妖書，是何人主使？」周家慶道：「犯官若有此事，纔有主使；此事毫無影響，那得有主使！」又問達觀道：「你既做家人，如孤雲野鶴，何地不可飛，奈何棲遲於此，作此大逆之事？」達觀道：「貧僧平日行止，久為諸大人洞悉。如今事已如此，何事深求，只請眾位大人隨意定個罪名，貧僧都招認不辭。」總憲道：「胡說！你們做的事須自己承認，怎麼懸定得罪？」達觀道：「山僧一身皆空，有何作為，非不可潛空避難，但劫數難逃，故久敢於此，以了此劫。隨大人們定個罪罷了！」眾官原明知冤枉，卻沒奈何，只得叫動刑。只有達觀閉目不語，隨他拷打。周家慶與殷增光猶辨難不已。達觀道：「不須辨了，業障已臨，解脫不得了，不如早早歸去，免累奔子。」眾犯終不肯認，法司計議不定。少頃，東宮又傳旨，著作速審結。眾官無奈，只得效「莫須有」想當然的故事，將周家慶、達觀二人，以不合妄造妖言惑眾律，擬斬立決；殷增光為從，擬絞立決；餘擬遣戍。

本上去，批下，著該科核覆。那起奸人也恐事久生疑，忙依擬上去，擇日將一行人解到午門外，捆綁停當，兩旁軍校密密圍繞，監斬官押趕市曹來。只見：

愁雲荏苒，怨氣氤氳。頭上日色無光，四下裡風亂吼。纓槍對對，數聲鼓響喪三魂；棍棒森森，幾下鑼鳴催七魄。犯由牌高掛，人言此去幾時回；白紙花雙搖，都道這番難再活。長休飯，頰內難吞；永別酒，喉中怎咽！猙獰劊子仗鋼刀，醜惡押牢持法器。皂纛旗下，許多魍魎跟隨；□字街頭，無限強魂等候。監斬官忙施號令，作子子準備扛屍。英雄氣概等時休，便是鐵人也落淚。

一行軍校將眾犯推到法場，團團兵馬圍住，將三人捆在樁上，只等旨下行刑。不一時報馬飛來，惡煞到了，接過旨，一聲炮響，劊子手刀起頭落。正是：

三寸氣在千般和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

殷增光旋已絞訖。忽見一陣狂風，飛沙走石，日色無光，官軍等都睜不開眼來。風過處，又是一陣異香，忽從平地上一縷青煙，直上九家，半空裡青氣中現出一尊古佛來。再細看來，就是達觀長老，合掌作禮，冉冉昇天而去。監暫官並軍民人等皆羅拜於地。眾人來收屍時，達觀之屍早已不見了。眾官嗟歎不已，識者謂此禪家兵解之法。監斬官便將此事隱起，不敢上聞。正是：

聖主如天萬物春，奸謀生事害平人。

須如佛力高深極，兵解猶然現本真。

斬訖回奏，旨下：「其餘一應人等，俱著加恩寬釋。」

魏進忠也在東廠監內，坐了三個月。遇赦出來，行李、銀錢俱無，止畜得孑然一身，還有膏子藥一袋。孤身無倚，往何處去好？意欲去尋李永貞，忽又想道：「我禁在東廠，冊上有名，他現在內主文，豈不知道？他既不來看我，我又身上縲縷，空惹他惡婦輕薄。」猶自躊躇不定。正是人急計生，猛省道：「有了！不若投到花子太監中，各處去懸懸客商，擄掠餬口。」進忠卻生得身長力大，凡事當先，嘴又能言，遇見柔弱的便用硬降，剛強的便用軟取。眾花子遂倚他為先鋒，弄得來大酒大食的吃。正是：

一日不識饑，三日吃飽飯。

不覺又過了兩三個月，是值初秋，天氣陰雨連綿，出路的少，沒得來路。冷坐了幾日，熬不過，便走到章義門酒居內賒酒吃。初起已賒過幾次，未曾還錢。這一次酒家便有難色，口中便發起話來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便鬥起來。進忠便一時怒起，拿起酒壺亂打，一時間就擁上三五□花子太監來，把店中傢伙打個罄盡。酒家扭住進忠不放，要喊官。正在難分之時，只見一個人走了來，勸道：「二位莫打，我有道理。」橫身在內解勸。進忠掙脫了手飛跑，那人也隨後趕來，喊道：「魏兄不要走，有話向你說哩。」進忠聽見叫他，便站住了。

那人走到面前，看時，原來是相士張小山，浙江人，曾同在東廠監裡坐一處的。張小山將進忠拉到一個僻靜小酒店內坐下，問道：「老兄何事與人爭鬧？」進忠道：「不好說得。小弟因無盤費，纔幹這件無恥的事。」便將前事說了一遍。小山道：「古人不遇時，多遭厄厄；韓信乞食於漂母，范雎受劓於魏齊，這個何妨。但是兄在此終非長策。小弟閱人多矣，見兄相貌非凡，非久於人下者，將來貴不可言。我觀之甚久，因監中人多，不好向兄說得。連日正尋兄不見，今日可同兄細談談。」酒保取了酒饌來，飲了一會。小山道：「兄虎頭燕頰，飛而食肉；鳳目劍眉，威權萬里。熊背狼腰，異日定須懸玉帶；龍行虎走，等閒平步上金階。天庭高聳，中年富貴可期；地角方圓，晚歲榮華定取；土星端正，隆準齊於漢高；金革垂肩，虎視同乎魏武；行動如萬斛舟，端坐若泰山之重；五星合局，七竊歸垣，乃大富大貴之相。只可惜眼光而露，聲急而小，面圓而薄，頭窄而偏，沒有帝王之分，然亦只下天子一等耳。位極人臣，威振天下，眉剔眼豎，面帶紫氣。只是殺心太重，他日殺戮不少。今年貴庚多少了？」進忠道：「三□五歲。」小山道：「□歲髮際，二□印堂，三□兩眉頭。如今好了，漸入佳境，有一朝近貴，咫尺登雲之喜，日漸亨通，再無阻滯了。一交五□，土星用事，那時福祿齊臻，富貴無比，天子之下，王侯之上。我卻又於好中尋出不足來，卻有三不足。」進忠道：「請教那三不足？」小山道：「你

額蹙形枯眼露光，眉頭常鎖淚汪汪。

六親眷屬皆無靠，父母雙雙定早亡。

面容嬌媚帶桃花，路柳牆花處處佳。

常得陰人來助力，風流到處不成家。

氣促聲粗眼帶凶，頭長項短類豬龍。

波濤湧處須防險，急作良圖保令終。

老兄一生富貴，小弟看得分明。況新運將到，只在京中，不日自有好處。」進忠道：「承兄指教，他日若果應兄言，定施犬馬，生死不忘。」小山笑道：「富貴是各人帶來的。如小弟相法，非敢誇口，卻要算天下知名。若兄的貴相，定是人間少二。若兄無盤費，我這裡有三□金奉贈，他日得志時，願君少戒殺性，便是無量功德了。」又飲了一會纔散。進忠稱謝，又問小山寓所，小山道：「我無定居，你只干你的事，不必來看我，異日再相逢罷。」二人拱手而別。

進忠拿了銀子，置備行李衣服。又過了個月，銀子將完，只得走到熟藥店內，買了些現成丸散，擺了個攤子，在街上賣，拿賬賣藥。誰知世情宜假不宜真，竟頗有人來買，一日也見百餘文。便逐日在前門上胡談亂道的，引人來買。一日正在賣藥，忽聽得人說：「城上選內官哩，我們看去。」進忠忙拉住那人問，那人道：「聞得旨意上是要選身長力大的內官管門，都在中城兵馬司裡挑

選哩。」進忠忙把攤子收了，寄在左近人家，換了青衣小帽，竟奔中城察院衙門裡來。只見人挨擠不開，有數千人擁著。進忠分開人擠上去，見人都擠在那裡報名，有二百文錢纔上個名字。進忠也取出二百文，交與書辦上了號。伺候到晚，纔聽見上頭吩咐：「明日早來聽選。」只得隨眾出來。

次日清晨便來伺候。千餘人中，只選中了二百五〇名，進忠竟不在選。原來那選中的，都是用了三兩銀子纔中，正是非錢不行。進忠回寓，心中甚是納悶。只聽得外面有人喊道：「魏兄為何不去應選？」進忠忙出來看時，卻是張小山。二人作了揖。小山道：「你時運來了，怎麼不去應選？」進忠道：「去的，沒有選得中，沒有錢使，故未得妥。」小山道：「容易，同我來。」二人走到中城衙門前。小山道：「你在此等一等，兵馬司與我相好，我進去代你說去。」小山進去。

不多時，長班出來傳進。去到後堂，只見那官兒與小山對坐談心，進忠上去叩了頭道：「小的魏進忠，肅寧縣人，自幼淨身的。」兵馬司道：「他人材到生得魁偉，很去得。」叫書辦把冊子上添了名字，送他到禮部去。次日，禮部會同東廠太監逐一選過，取了一百二〇名，有進忠在內。又到司禮監過堂，分派在各宮服役。好差使總被有錢的謀去了，進忠沒錢用，就撥在東宮監守門去了。正是：

一日威名顯，時來大運通。

有緣分此役，天遣入東宮。

畢竟不知進忠選入東宮守門，後來若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